

近代
平伯
題
文
抄



沈啓无編選

近代散文鈔上卷

北平人文書店印行



3 0610 4939 5

周新序

我給啓无寫近代散文鈔的序還是在兩年前，到了現在書纔出板，再拿起原序來看，覺得這其間的時光仿佛有點遼遠了，那里所說的話也不免有點迂遠了，便想再來添寫這篇新序，老老實實的說幾句話。

啓无編刊這部散文抄，有益於中國學術文藝上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是這兩點。其一，中國講本國的文學批評或文

周新序

一

09319

學史的，向來不大看重或者簡直抹殺明季公安竟陵兩派文章，偶爾提及，也總根據日本和清朝的那種官話加以輕蔑的批評，文章統系彷彿是七子之後便由歸唐轉交桐城派的樣子，這個看法我想是頗有錯誤的。他們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時的一種新文學運動，這不但使他們對於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不能了解其意義，便是清初新舊文學廢興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瞭了。日本鈴木虎雄的中國詩論史上舉出性靈一派與格調氣韻諸說相並，但是不將這派的袁子才當作公安的末流，却去遠尋楊誠齋來給他做義父，便是一例，中國謄錄鈴木之說者也就多照樣的說下去了。啓元這部書並非議論，只是勤勞

的輯錄明末清初的新文學派的文章，結果是具體的將公安竟陵兩派的成績——即其作品和文學意見結集在一處，對於那些講中國文學的朋友供給一點材料，於事不無小補。古人的著作苟存於世間，其價值也自存在，不以無人顧問而消滅，公安竟陵非親非眷，吾輩本無庸擾擾爲古人爭身後之名，只是有此文學史上的材料而聽其湮沒亦自可惜，如得有人爲表而出之，乃亦大可喜耳。

其二，中國古文汗牛充棟，但披沙揀金，要挑選多少真正好的文章，却是極難的事。正宗派論文高則秦漢，低則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門外道的目光來看，倒還是上

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學校裡爲什麼有唐宋文而沒有明清文——或稱近代文，因爲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學的文章，現今的新散文實在還沿著這個統系，一方面又是韓退之以來的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平心靜氣的一想，未成正宗的新思想新文章希望公家來提倡本來有點兒傻氣，不必說過去的便是現今的新文學在官公私各學校裡也還沒有站得住腳呢。退一步想，只好索解於民間，請青年學子有點好奇心的自己來看看吧。可惜明人文集在此刻極不易得，而且說也奇怪，這些新文人的著作又多是清朝的禁書，留下來的差不多是秦火之餘，更是奇貨可居，不是學生之力所能收

留的了。在這裡，啓无的這部書的確是「實爲德便」。在近來兩三年內啓无利用北平各圖書館和私家所藏明人文集，精密選擇，錄成兩卷，各家菁華悉萃於此，不但便於閱讀，而且使難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於世，寒賸亦得有共賞的機會，其功德豈淺鮮哉。平常有人來問我近代文中有什麼書可讀，我照例寫幾部絕板禁書的名目給他，我知道這是畫餅，但是此外實無辦法，現在這部散文抄出板之後那我就有了辦法了。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六日，周作人序於北平。

周新序

五

周序

啓无編選明清時代小品文爲一集，叫我寫一篇序或跋，我答應了他，已將有半年了。我們預約在暑假中繳卷，那時我想，離暑假還遠，再者到了暑假也還有七十天閑暇，不愁沒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隨意亂說幾句卽得，不必問切不切題，因此便貿貿然地答應下來了，到了現在鼻加答兒好了之後，仔細一算已過了九月十九，聽因百說啓无已經

回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出來，乃不禁大著其忙，急急地來構思作文。本來頗想從平伯的跋裏去發見一點提示，可以拿來發揮一番，較為省力，可是讀後只覺得有許多很好的話都被平伯說了去，很有點怨平伯之先說，也恨自己之爲什麼不先做序，不把這些話早截留了，實是可惜之至，不過，這還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硬了頭皮自己來想吧，然而機會還是不肯放棄，我在平伯的跋裏找到了這一句話，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做了根據，預備說幾句，雖然這些當然是我個人負責。

我要說的話乾脆就是，啓元這個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

難得受人家的理解和報酬。爲什麼呢，因爲小品文是文藝的少子，年紀頂小的老頭兒子。文藝的發生次序大抵是先韻文，次散文，韻文之中又是先敘事抒情，次說理，散文則是先敘事，次說理，最後才是抒情。借了希臘文學來作例，一方面^{是史詩和戲劇，抒情詩，格言詩，}一方面是歷史和小說，哲學，——小品文，這在希臘文學盛時實在還沒有發達，雖然那些哲人（Sophists）似乎有這一點氣味，不過他們還是思想家，有如中國的諸子，只是勉強去仰攀一個淵源，直到基督紀元後希羅文學時代才可以說真是起頭了，正如中國要在晉文裏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來一樣。我鹵莽地說一句，小

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牠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未來的事情，因為我到底不是問心處，不能知道，至于過去的史蹟却還有點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會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在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也還能推想前期的文藝的百一。在美術上便比較的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了，彫塑也稍有變動，至于建築，音樂，美術工藝如磁器等，却都保存原始的蹟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在未脫離集團的精神之時代，硬想打破牠的傳統，又不能建立個性，其結果往

往青黃不接，呈出醜態，固然不好，如以現今的磁器之製作繪畫與古時相較，即可明瞭，但如顛倒過來叫個人的藝術復歸于集團的，也不是很對的事。對不對是別一件事，與有沒有不相干的，所以這兩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並存，不，或者是對峙着。集團的美術之根據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隨後變爲師門的傳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滯，其價值幾乎只存在技術一點上了，文學則更爲不幸，授業的師傅讓位于護法的君師，于是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在文學進了後期以後，這新舊勢力還永遠相搏，釀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在朝廷強盛，政

教統一的時代，載道主義一定佔勢力，文學大盛，統是平伯所謂「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的東西，一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歎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這自然因為我們是詩言志派的。小品文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牠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牠站在前頭，假如碰了壁時自然也首先碰壁。因為這個緣故，啓元選集前代的小品文，給學子當作明燈。

，可以照見來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對於別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過在載道派看來這實在是左道旁門，殊堪痛恨，啓无的這本文選其能免於覆甌之厄乎，未可知也。但總之也沒有什麼關係，是爲序。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于北平煨藥廬，周作人撰。

835.6
747
2:1

上卷目次

周新序

周序

袁伯修文鈔

論文上

論文下

西山五記

上卷目次

...

近代散文鈔

二

袁中郎文鈔

雪濤閣集序

小修詩叙

識伯修遺墨後

叙陳正甫會心集

叙馮氏家繩集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滿井遊記

高粱橋遊記

西湖一

西湖二

西湖三

西湖四

孤山

飛來峰

靈隱

龍井

烟霞石屋

南屏

蓮花洞

上卷目次